

目 录

贵阳市建置沿革概述·····	柴晓莲遗稿(1)
解放前夕的贵阳市政府·····	徐泽庶(16)
原贵阳市见闻琐录·····	李大光(30)
贵阳设市前后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	傅应欽(60)
解放前贵阳历任县、市长异动情况·····	何静梧(66)

* * *

国民党在贵阳的所谓青运及

“青年阵地社”·····	汪 铃(69)
三青团贵阳区团部概况·····	钱安毅(86)
中统在贵阳的组织及活动·····	张运昌(105)
军统息烽特训班始末·····	毕 骥(121)

* * *

在何应钦的参谋总长办公室三年·····	陈廷续(153)
我所知道的韩德勤·····	韩德孜(175)
我任胡宗南人事处长的见闻·····	张汝弼(202)
谷正伦与国民党宪兵·····	卓建安(225)

贵阳市建置沿革略述

柴晓莲遗稿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我会已故副主席柴晓莲同志的遗稿，写于一九六三年六月。柴晓莲副主席长期从事史志工作，垂暮之年仍为征集、整理文史资料四处奔走，精神感人，我们特整理发表此文以资纪念。文内涉及的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及推断，均如实保持作者的原意，未加改动，供研究贵阳历史者参考。

贵阳市是贵州省的省会所在地，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以来，贵阳和我省其他各地一样，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因为是高原山地，历来的反动统治者进行压迫剥削十分厉害，生产发展也就比较困难和迟缓。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贵阳得到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划时代的根本变化。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贵阳也和全省各地一样，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和惊人的进步。贵阳市的区域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解放后也逐步扩大。在这时，我们来研究贵阳市的建置沿革，新旧对比一下，是很有现实的教育意义的。

贵阳市的位置，在我省中部，为贵州省区形成起来的重要部份；省、市行政组织，历来又同在一城。因而建置沿革，就不免有很多的牵连，尤其在建省以前的一长段时期，两者几乎不能截然分割开来叙述。根据现存史、志的记载，“贵州”这个名称出现较早，“贵阳”出现在“贵州”之后；“贵阳”作为府的称号，也在建立贵州省以后。至于“贵筑”一名，作为长官司的称号，在贵州安抚司之后（两者都是土官），却在贵阳府之前；作为县的称谓，则在设置贵阳府以后（两者都是流官，即汉官）。因为省、府、县三级是封建官制的一个系统，治所又同设在一个地方，关系密切，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贵阳”曾被称为“贵州”，因此在研究贵阳市的沿革时，将涉及“贵州”及“贵筑”的问题。

贵州省级机构的形成及名称来源

贵州这块祖国的可爱土地，根据解放以来不断发现的很多古代石器，如石斧、石镞之类来看，可以肯定：远在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早就在这里生活和劳动。决不像旧社会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块蒙昧未辟的荒地。现在就古代文献记录和一些出土文物的线索来作初步研究和分析。

公元前·一七〇〇年到一一〇〇年（约在商代），贵州地区，大致属于鬼方的范围。《诗经·大雅·荡篇》有“覃及鬼方”句。《注》说鬼方即是远方，这是伐荆楚的诗。《周易》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句。《注》说高宗即殷王武丁，鬼方，国名。虞翻注说，鬼方在西南。《竹书纪年》记：

“高宗三十二祀，伐鬼方，次于荆。”住宿超过两夜曰次，是证鬼方和荆楚接近。这都是汉以前的记载。以后的文献如《宋朝纪要》、元范汇《八裕顺元宣慰司题名记》及明·清《贵州通志》，皆说贵州为殷朝的鬼方。《明史·土司传》说：“西南诸蛮，有莫三苗，商之鬼方”，这更说明“西南夷”与鬼方、三苗都有关系。惟民国初年王国维说鬼方是西戎。因此，有人认为：鬼方系泛指祖国的西部及西南部广大地区，可从苗族、羌族的迁移来研究，贵州不过是这一区域的一部分。商殷是社会经济相当发展的奴隶社会，武丁又是商殷强盛时期，三年才克鬼方，一个可能是鬼方的经济发展也有相当水平；另一可能是路途遥远。至于清朝有人把关岭县的红岩碑上类似古篆文字迹，来证明殷高宗伐鬼方的史实，那就未免过于牵强附会了。

公元前一—〇〇年到八〇〇年（约西周时），贵州地区大致属于楚国。到了大约公元前八〇〇年到三〇〇年间（春秋战国时期），贵州区域出现一些部落，史书称之为国，它的来源当更早于史书记载的时间。有名称可考，比较大的有夜郎国（中心大约在今安顺市、普定县或者郎岱县一带），其次是且兰国（中心大约在今瓮安、福泉县一带）。这两个部落是紧邻，贵阳处于两者之中。

大约在公元前二九〇年间（约战国末期），楚国派同族的庄蹻（蹻或作豪）率兵沿沅水来攻夜郎，用木桩系了船，上陆先攻破且兰，夜郎只得屈服，楚就把取得的地方叫做犍柯，因当时呼木桩为犍柯，柯或作柯。《管子·小匡篇》记载，参加姜小白（齐桓公）会盟的有个犍柯国，也就在南方，和吴越荆楚并列，想来国土也不小。会盟时约在公元前

六五六年间（春秋时期），要早于庄骄伐夜郎、且兰的时间四百多年，这说明牂牁国早已出现。但《管子》一书中，有些是后人伪造参入的文字，这个记是载否属实，待考。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并吞六国，楚国属地为秦所有，牂牁可能划属黔中郡。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置象郡，旧志书认为它的辖区可能抵乌江，贵阳属于象郡的范围。公元前二〇二年（汉高祖五年）刘邦把象郡分封给长沙王吴芮；实际象郡是由南越王赵佗所统治。史书说赵“以财物役属夜郎”。公元前一二一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刘彻（武帝）怒且兰国不出兵随攻南越，就兴兵灭了且兰国，并夺取夜郎国地，结合犍为郡拨出的部份地方，设置牂牁郡，划分为十七县，其中夜郎、且兰两县，就包括了贵阳市及附近地区。旧志书说牂牁郡治所在今安顺地区（或说后来迁平越，即今福泉县）。解放后在清镇、平坝两县交界处，发现许多汉墓，出土文物中有漆器多件，上面刻有小字为“汉元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广汉郡造”，有这样的大墓，可以证明附近即为当时政治、军事、交通要地，是否即是牂牁郡中心，有待进一步证实。

公元九年（新莽始建元年），改牂牁郡为同亭郡，因夜郎原有邮亭名“且同亭”故名，不久仍恢复。公元二五年到二二四年（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到蜀汉后主建兴五年），牂牁郡属于汉，夜郎、且兰两县如故。公元二二五年（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南征，牂牁头目济火（或称济济火），积粮通路欢迎，蜀汉封他为罗甸王。亮部将马忠率兵到牂牁，即任牂牁太守。查贵阳南明区有藏甲岩，志书说是诸葛亮部将王志藏甲的地方。云岩区属有铜鼓岩，志书说是亮部埋过铜

鼓。原南郊（今已在市区范围内）有山名观象台，又名观风台，相传亮部曾驻山上观天象、测气候。民间传说虽不完全可靠，但马忠部队到达今贵阳市，是有可能的。

公元二六五年到五五一年（晋武帝泰始元年到梁简文帝天正元年）贵阳地区仍属于中原封建王朝，建制无太大变动。公元五五二年（梁元帝承圣元年）以后，为东鬻族（旧史、志称为乌蛮，即黑罗罗族，或称卢鹿族，亦称倮罗族）所占有。

公元六一八年到九五九年（唐初到后周末），大致属于矩州及驛州范围。矩州的中心即在今贵阳市旧城区一带。唐时驛州都不存在，一部份地区置为驛州，中心在今安顺市一带，矩州与驛州是相邻的。旧志书说矩州系下州，后降为羁縻州。羁縻是联系的意思，《禹贡锥指》说：唐宋羁縻州，简其政令，宽其赋敛，使不侵不叛而已，不设汉官。

“贵州”这个名称，宋初才出现。公元九七四年（宋开宝七年）赵匡胤（宋太祖）赐罗甸王（或作罗殿王）普贵敕书，有“惟尔贵州，远在要服”的文句，古书解释要服为远方之围。就现存书籍的记载来说，这是比较早的一次。至于

“贵州”这名称何时被人们从口头上和文字上开始使用，尚待查考。有人认为，“贵州”名称和“鬼方”有极其久远的历史根源，“贵”字就是从“鬼”字演变而来，两字读音大略相同。又“贵州”和唐朝的“矩州”也大有关系，南方读“贵”“矩”两字音也很相似。“鬼”、“贵”、“矩”三字声音相类似，在这地区的名称转变上，可能是有一定的历史关系，宋朝时代不再见“矩州”一词，而“贵州”恰于这时期出现在公文上，事非偶然。当时罗甸王管辖的地域，包括有现贵州省南部、西部许多县份，所以宋王朝仍用罗甸为

普贵的封号，面又在敕书中突出“贵州”，可见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在此以前及以后一段时间，“贵州”还是一般通用的称谓，不是正式州郡的名称，故未见其他书籍记录，即《宋史·地理志》也没有记载。

公元一一一九年（宋徽宗宣和元年），以知思州军事等官职的田佑恭兼任贵州防御使，才是用“贵州”为州郡名称的开始。有人认为贵州防御使的贵州，是指今天广西的贵县。贵县于唐朝、宋朝时也叫贵州，宋初赵匡胤时就有赵得昭、赵得芳做过贵州防御使。但田佑恭由思州兼任贵州防御使，这是指以贵阳为中心的贵州，地理比较相近，随后又有贵州安抚使名称出现，于历史发展也较为符合。

公元一二〇九年（宋宁宗嘉定二年），任命宋永高为贵州经略安抚使，这就成为州郡专职职官的名称，但还是土官，不被重视，不久宋氏衰弱，复为罗甸族所占，贵州安抚使一职不存在，所以《宋史》从略。

公元一二七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元兵侵入贵州，改贵州城（今贵阳）为顺元城，置八番罗甸宣慰司及都元帅府，治所即在城里。后来改为八番顺元路宣慰司，宣慰司为土官，安氏即罗甸国头目任宣慰使，宋氏任同知。属于四川省，或改属湖广省，或改属广西省，变动多次。

公元一二八九年（至元二十六年），降八番金竹百余寨，得三万四千户，设顺元路金竹府贵州（详《元史》），金竹府治所在今广顺县。这时“贵州”是在府下的一个州名，辖区较小，治所即在今贵阳城区，但仍为贵州城。公元一三〇一年（元成宗大德五年），有贵州知州张怀德死于宋隆济攻贵州城的战事，这时的知州可能已是流官。

公元一三七一年（明太祖洪武四年），废去“顺元”名称，设置贵州宣慰司，土官，仍为安、宋两氏分任。同年设置军事基层组织贵州卫。公元一三八二年（洪武十五年），设贵州都指挥使司，为当时这一区域的军事高级官职。公元一三九五年（洪武二十八年），增设贵州前卫。以上各职的治所均在城内。直到公元一四一三年（明成祖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才是全省最高行政机构的开始，也是贵州省级行政区划明确规定的开始。

自此以后，直到公元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贵州省名称，五百年来相沿不改。只是中间辖区范围逐渐扩大，和邻省疆域有一些划拨调整。特别是公元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把四川省的遵义府、湖广省的天柱县（来属黎平府）、广西省的荔波县（来属都匀府）、广西省的西隆州一部份（来置贞丰州属安龙府）拨归贵州省，这是一次大的变动，贵州省的地区范围更加扩大，也从此大体固定下来。

“黔”省名称的来源

贵州省一般简称为黔省，旧志书说，因为有部份地方，在秦代属于黔中郡范围，由此得名。而黔中郡的取名，又是由于“黔中地”。秦取楚的“黔中地”置黔中郡，早见于《史记》的记载。至于“黔中地”名称的由来，则因为地处黔水（江）流域中，人们称之为“黔中”，如湟中、汉中、资中、盘中之类。至于“黔中”的名称起于何时，有待查考。

黔水见《说文解字》的《水部》中，《汉书·地理志》

作黠水。“黔”“黠”两字古音相同，可通用。不少历史家说黠水即黔水。据《说文解字》的《黑部》解释，“黔”为黑色，“黠”为淡黄黑色。我粗浅地推想，黔水大概是因颜色得名，如黄河、黑水、紫泉之类。黔水汇合于延江，一般因之称延江为黔江，又称为乌江，乌也有黑的意思。贵州系山区，水流湍激，又多矿藏，水中常挟泥沙，河流为黑黄色，似乎可为一证。

贵州省虽然仅有东部如今天的铜仁、松桃、印江等县，是秦代黔中郡属地，但黔江（即乌江）流域就很宽广，从我省西北部流到东北部，经过约二十余县，二千三百多华里。又贵州西部、南部的盘江、柳江等水，汇合流入广西，历来也总称为黔江。可见贵州省全部地区，都包在黔水（江）流域以内。因此，历朝建置，早就有不少地方用“黔”作名称，如隋朝的黔安郡，唐朝的黔州、黔中道、黔南道，以至清朝的黔西州等。可见我省用“黔”字作简称，是有较久远的历史根源和地理条件。

古代黔水流域，似乎很为广泛，就今天的遗迹来看，四川省有黔江县，湖南省有黔阳县，而黔中郡的治所，远在湖南省的武陵县。还有南北盘江和柳江等河流，也总称黔江，上源远在云南、四川，下流远及广西，范围极广。因此，有人认为“黔”这一名称的最早来源，可能和古代某一民族称谓声音转变有关，这一假设，有待进一步研究。

“贵阳”名称的由来

“贵阳”是因位于贵山的南面而得名。这一名称，早见

于公元一五〇五年（明世宗弘治十八年）以前。因为弘治年间贵州提学副使宋庠删正的《贵州图经》中，就有“贵阳八景”的名称。过了三年（一五〇八年，明世宗正德三年），王守仁（号阳明）在贵州的诗文，也多次叙及贵阳。足证“贵阳”这个地名，是当时广大群众已经普遍使用，它的历史根源当然更要久远。但那时的“贵阳”，还不是州郡的正式名称。

公元一五六八年（明穆宗隆庆二年），迁程番府入省城，第二年改为贵阳府，“贵阳”才成为府级机构的专名。明清的府制，大致和今专区有些相似，但辖区较小，治所设在省会的称为首府，府多数没有直属地。贵阳府有直轄的地方，又有属县。旧制县的治所同城的称为附郭县，治所设在省会所在地的称首县。公元一五九一年（明神宗万历十九年）置新贵县；公元一六〇八年（神宗万历三十六年）置贵定县，均是贵阳府属的附郭县，贵定县后来才迁到现在的贵定县城。清初，仍沿袭明朝的府、县制。

关于贵定县的设置，根据曹学佺《贵州名胜志》卷一记载：贵州军民府领二县，均附郭，一为新贵县，一为贵定县。并说：万历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一〇年），贵州巡抚请划新贵县及定番州属地，设立一个新县。这时的宰相为叶向高，他是福清县人，认为当时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是三福相连，全国没有相比的。因拟定新县名为贵定县，成为贵州省、贵阳府、贵定县，以三贵配三福。朱翊钧（明神宗）同意他的取名，照准实行。这就说明贵定原是附郭县，治所在省城贵阳。因贵定县治所在省会的时间不长，清代各志书都没有记载这一段历史。惟《明史·地理志》记贵定县东

有铜鼓山、石门山，南有高连山、南门河、龙洞河。这些都是省会贵阳附近的山水，也就是因为贵定县曾经是附郭县，才这样记述。民国时修的《贵州通志·舆地志》认为贵定县是侨寄省会，不是附郭，是未曾详考《贵州名胜志》。曹学佺是福建省侯官县人，万历中进士，天启时曾任广西省参议，可以说是亲身见闻，又与家乡有关，是比较有依据的。

（编者按，设贵定县以三贵配三福之说，亦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为晓莲先生所未见）。又考取名贵定县，恰在消灭了播州大土司杨氏以后，封建王朝似有夸耀贵州已经平定的意思。

公元一六八七年（清康熙二十六年），分新贵县属的贵竹乡等地，添置贵筑县，仍同城，属贵阳府。公元一六九五年（康熙三十四年），裁新贵县，只留贵筑县。公元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推翻了清王朝，废府留县，改贵筑县为贵阳县。公元一九四一年，改设贵阳市，辖城区和郊区，迁原贵阳县于花溪，又改名为贵筑县，直到解放。

贵筑原称贵竹，有说贵筑就是贵州的转称，因为“竹”和“州”二字，北方读音相近。贵阳方言叫“曾竹”司的马场为“曾周”马场，也是一证。《贵州名胜志》引《宋朝纪要》说：因鬼方林多贵（又写作箬）竹得名。公元一三七一年（明太祖洪武四年），置贵竹长官司（土官）。明万历后属新贵县。公元一六八七年（清康熙二十六年），分新贵县所辖原贵竹司等地，增设贵筑县（流官）。后来新贵县废，并辖其地，直到清末，治所均在省会贵阳。民国初年，省会设贵阳县，因迁贵筑县于息烽，当时息烽尚未设县，不久撤销。

关于新贵县的演变情况是，新贵县属贵阳府，系附郭县，原为贵竹长官司。公元一五九一年（明神宗万历十九年），并合龙里卫、平伐长官司地，置新贵县，改贵竹司为贵竹乡，平伐司为平伐乡。知县设流官，县丞、主簿各一员，仍用土官。这是贵州省新置首县的第一个，所以取名“新贵”。又考这个时间，正是明王朝派兵进剿播州（今遵义）杨氏之时，为巩固省会，加强对周围地区的控制，新贵县才先行改土归流。新贵县的治所设在省会贵阳，辖地则在龙里卫一带。公元一六七二年（清康熙十一年），将原龙里县地区改为龙里县，所余地区后并入贵筑县，新贵县于公元一六九五年（康熙三十四年）撤消。

此外，在贵阳市辖区及附近，过去建置较早，比较有名，现在又有遗迹可考的，还有如下一些地方。瓮蓬县，元代置，后废，该地现仍名瓮蓬堡，约在市北四十华里的水田坝附近。洪边州，元世祖至元中（约公元一二八〇年间）设置，后废，地仍名红边，在市北约八华里。龙章州，龙章县，元代初置，后废，俗名陇土，在市北约二十华里。小罗州，小罗县，元代置，后废，地仍名小罗街，在市南约二十华里。曾竹县，元代置，后废，地名曾周马场，在市西北约八十华里。中曹白纳长官司，元代置，白纳原为县，后废，仍名白纳司，在市南约七十华里，中曹明代仍置长官司，后废，地仍名中曹司，在市西南约二十四华里。

贵阳的城郭建设

贵阳城的修建，过去志书依据明代白圭作的《钟鼓楼碑

记》，说是开始于元代的顺元城。其实元顺帝至正年间（约公元一三四九年前后），范汇来任宣慰司副使，著有《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叙述元兵初到贵阳的情况是：“我军到其地，诸部悉归顺，始置宣慰司都元帅府，改贵州为顺元，屯住城中”。这里第一点证明元以前“贵州”就是地方和土官机构驻地的名称，元朝才把它改为“顺元”。第二点证明元兵初到，就有城可以屯住。《安顺府志》说：宋初，罗甸王主色攻矩州，堕其城。似乎城在宋以前就已有了。范汇距元初不远，所记比较可信。不过以前城的规模一定比顺元城更为简陋、狭小，元朝为加强统治，才进行增筑。

元朝是在公元一二七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在贵州设置都元帅府，开始修筑顺元城的时间相隔不会很远，这时筑的，还是土城。顺元城北门即在今省府路（原稿为勇烈路）与中华中路相接处。

公元一三八二年（明太祖洪武十五年），改土城为石城，东南西三面仍旧，把北门扩展到今喷水池一带。依山麓为址，周围九里七分，西、南面临河。有门五孔，东叫武胜，南叫朝京，西南（俗称次南）叫德化，西叫圣泉，北叫柔远。这就是贵阳的老城。

公元一六二〇年（明熹宗天启元年），水西彝族首领安邦彦围城被打退，于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增筑北门外城，系土城。有门四孔，东叫小东（又叫新东），东北叫红边（因为这里是往红边的大道），北叫六广（可往六广），西叫威清（通往威清卫），这就是新城区。

以后的变迁情况是：公元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孙可望攻入贵阳，破坏了外城。公元一六五九年（顺治十六

年），清兵占领贵阳后，重修内城，增高三尺为二丈七尺，改东门名昭文，南名迎恩，次南名广济，北名布德。此后清康熙、雍正两王朝，均有修葺，其中在公元一六七二年（康熙十一年）修复了外城。公元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改筑外城为石城。这时正是清统治者进行改土归流，对贵州各族人民镇压最残酷的时期。嗣后常随时增修，尤其于道光、咸丰、同治三王朝中，贵州各族人民不堪压迫剥削，纷纷起义，多次攻城，统治者对城墙更加保固。

公元一九一一年，推翻了清王朝后，贵州军阀们还凭城作战。经各界多次呼吁，贵阳城墙才陆续拆除。但反动统治者着眼在出卖城墙砖石和城基，其他问题也就不管，以致残存的片断城墙和泥土，四处堆积如山。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才有计划地彻底拆除，现有些地方，还能隐约看出城的痕迹。

贵阳与谢、罗、宋三氏

从一些片断的史料提供的线索看，历史上曾有三个民族的上层集团占领着贵阳：

一个是牂牁大姓谢氏，还不能确定是何民族。志书说，刘宋时的晋乐县，即今贵阳。东爨族有阿纳者攻入晋乐，后来被谢氏逐出，分其友属居守。唐初谢氏向唐王朝纳土，置矩州。《旧唐书》有举兵反抗封建王朝的矩州人谢无灵，又有矩州刺史谢法成，这可与志书互证，到五代以后，矩州谢氏遂无所闻。

一个是水西安氏，安氏占地在六广河的西边。先氏出自昆明卤氏，音转为罗氏，为蜀汉时黑卢鹿族罗甸王济济火后

裔。五代中，其首领主色攻入矩州，毁其城，改名黑羊箐（相传贵阳城内大十字附近的黑羊井，即其遗迹。该井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日机轰炸贵阳时被泥土填塞）。主色本人居于石人山，称石人部落。石人山即今贵阳城区北约三十里的人山坝。后主色使儿子若藏驻守，自己退居水西。公元九七四年（宋太祖开宝七年），若藏之子普贵朝贡于宋，宋封他为罗甸王，即是安氏四十六世祖。这是根据《贵阳府志》所引《安氏族谱》的资料。另有资料则说安氏出自姚州即大方的罗氏，与罗甸王不是一个宗族。

一个是水东宋氏，宋氏占地在六广河的东边。公元七八二年（唐德宗建中三年）蛮州刺史宋鼎入朝。公元七九七年（唐德宗贞元十三年）西南蕃大酋长（旧史对西南各少数民族或称蛮、或称蕃）蛮州刺史宋鼎请入朝，均见于《旧唐书》，有说这是水东宋氏的远祖。公元九七五年（宋开宝八年）宋鼎后裔宋景阳逐罗氏出黑羊箐，宋朝析其地置宁远军大万谷落总府（志书说：方音“蛮”讹为“大万”、“州”讹为“谷落”），任宋景阳为宁远军节度使都总管。公元一二〇九年（南宋宁宗嘉定二年），宋景阳后裔宋永高兵渐强盛，取罗氏麦新地，设新添军（即今贵定县城），宋王朝任永高为贵州经略安抚使，永高使长子宋胜守新添军，自己进驻贵州城，即今贵阳，设安抚司治所。永高死，嗣子幼弱（非宋胜），退守新添军，罗氏复占有贵州城。

后元兵占有贵州，罗氏、宋氏先后降。元朝置八番顺元宣慰司，以罗氏阿画为宣慰使，宋氏阿重为宣慰司同知，二氏世袭到元末。明代初年，改顺元宣慰司为贵州宣慰司，二氏仍为宣慰使及同知，世袭仍旧。赐罗氏首领霭翠（阿画弟）

姓安氏，赐宋氏首领蒙古歹改名钦。《宋氏族谱》称宋景阳是直隶省即今河北省镇定县人，汉族。这可能是封建时代，对少数民族来源有所避讳。

安氏（即罗氏）世居水西，管彝民等四十八部，称部落长为头目。宋氏世居水东，后迁居贵阳附近，管彝、汉民十二部，称部落长为马头。两者皆设治所于贵阳城内，职衔左右平列，安氏掌印。公元一四五七年间（明英宗天顺初），水东头目宋然以犯罪当死，依土司风俗纳粟赎罪，宋氏遂衰，只收租税，听征调，不干预政治。公元一六一三年（明万历四十一年），水西头目安尧臣死，儿子安位年幼，其妻奢社辉代理。社辉为永宁安抚司奢崇明女弟。安位的叔父安邦彦素对明封建朝廷不服，当奢崇明起兵反明时，安邦彦扶安位响应，水东旧宣慰土司宋万化也率兵帮助。公元一六二一年（明天启元年），安邦彦围贵阳城，十余月才退去，自称罗甸王。到公元一六二八年（明崇祯元年）安邦彦兵败被杀。宋万化已死，其子宋殷也死了，明朝乃以宋氏属地洪边十二马头置开州（今开阳县），建城设官。公元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安位死，无子，土官们争纳土献印，明朝在其属地建大方城（清初设大定府，今为大方县）。至此，安、宋二氏属地，便归封建王朝直接管理，不久明朝亦亡。

（朱崇演整理）

解放前夕的贵阳市政府

徐 泽 庶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国民党新任的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和新任贵阳市长张致祥分别到省、市政府同时就任。谷正伦一上台，颇有一点反革命的“抱负”，妄想把贵州搞成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基地。五月十日，谷在贵阳扩大纪念周上，发表题为《到任后的感想和今后努力的途径》的讲话，宣称“现在的贵州不但是有为之时，也正是有为之地”。张致祥也于六月二十八日在市府周会上讲：“今天国家已处在戡乱建国最紧张的关头，贵州着重的乃是防乱，而非戡乱。防乱的对策：第一要安定社会，第二要能稳定民生。”这些讲话，反映了他们的“决心”和态度。

此后，谷正伦在贵州加紧了反共活动，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省政府不断在报上宣布转发行政院令颁《戡乱时期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延长《惩治盗匪条例》施行期间；通令县市政府转飭所属一律成立“防奸防谍”小组；规定各省县市民众自卫组训工作，以各该省保安司令部及县市政府为执行机关；又在保安司令部增设民众自卫组训处，在县市政府一律成立“民众自卫队”；两次府会撤换几十个县的县长，安置大批军事干部。所有反动措施步步深入，苛捐杂